

又见海帆

洪群◎著

文丛

归光

晋江散文：绚烂与成熟

新时期晋江散文创作也以庞大的规模经营，与诗歌

遥相呼应，一起成为晋江文学现象中快意江湖的炫剑。晋江

散文作家群北有陈惠，新时期晋江散文更有两个审美取向

其一，以谢冰莹为代表的晋江散文，其一是以沉雄内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又見海帆

洪
群◎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又见归帆 / 洪群著. — 福州 :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0.1

(星光文丛)

ISBN 978-7-80691-577-6

I. ①又… II. ①洪…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19247号

责任编辑: 陈月生

装帧设计: 林鸿明

封面摄影: 黄荣钦

封面题字: 洪伟辟

星光文丛

又见归帆

著 者: 洪 群

出版发行: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出版中心12层

网 址: www.hcsy.net.cn

邮 编: 350001

印 刷: 泉州市鲤城七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5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00

书 号: ISBN 978-7-80691-577-6

定 价: 96.00元 (全套5册)

日光寺

文从



序

孙绍振

洪群先生的文章，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十分关注，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挚友颜氏纯钧的挚友。本世纪以来，他退休到闽南去了，不知不觉间失去了追踪的热情。我不记得对他的散文发过什么议论，这次看到颜氏为他一个散文集写的序，才知道，我曾经说过：洪群是个好人，在他眼里别人的作品都是好的。这句话说得是很随便的，但是却很符合我立论果断的个性。我这个人写评论文章，有时有些尖刻，不是很欣赏的作家，一般不这么干脆利落落地讲好话。颜氏对我这种议论的感觉是：“听了不觉一笑，自然想到洪群的散文，也随之得出一个结论：洪群是个好人，在他笔下生活也都是好的。”

这话，也挺符合我对洪群这个集子的感觉。

这里写的大都是故人往事，好人好事，加上写作之时，还有一种好心情，一种诗化的、沉缅的、追怀的心情。他说：“往事并不如烟。故人也罢，学人也罢，他们的风范，他们的品格，时时教我做人，催我奋进。”对比起来，他还感到某种“愧疚”。这样的话，太有洪群的特点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怪不得他和颜氏多年如兄如弟，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用《红楼梦》里的话来说，“竟是一个稿子”。

可以说,这本集子的主题,就是诗意的怀旧,怀旧的诗意。

集子里还有不少的篇幅,并不是抒写个人交往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写“边缘小人物的命运的”,如《担水佬阿饮》《阿珍》和《花轿的故事》等等。他显然长于叙述,“用微型小说的手法,即取其生活原型,虚构故事,重塑人物”,如《夜壶七》《狷花轶事》《黑牡丹》《怨妇沉冤》和《桃色新闻》等,人物命运五花八门,但是离不开闽南乡土。这种乡土人物,大都经历种种苦难,然而洪群的兴趣不在苦难而在苦难不改善良、乐观本色。最有震撼力的莫过于完婚之日就是丈夫去南洋之时,多年杳无音信,盼来的却是丈夫从南洋寄来的儿女成群的照片。居然,并不引起心灵痛楚,遑论怨恨,反而为“他有人照顾”而欣慰。数十年不改孝敬公婆之志。负心丈夫破产,仍然出资救助。等等等等。洪群抓住了传统观念浑厚的闽南侨乡独特的人文景观,笔力集中在小人物在苦难中的坚韧。洪群的感情,颇为复杂,既有同情的哀歌,又隐隐流露出赞赏。当然,如果有女权主义者提出异议,洪群可能一笑置之。此类文章着重传奇色彩,多以小小小说的笔法,也许是报刊篇幅所限,但也可以明显地感到长期电影编剧生涯的影响。

洪群的文学生涯是多样的,作品的风格也就相应丰富,有些文章颇有报告文学色彩,如写新中国第一个女轮机长的;还有一些很有文史资料价值,如巴金在泉州等,当然最好的还是番客的题材,《北角阿婆》《黑牡丹》堪为代表。但是,洪群似乎并不太满意这样的叙事风格,可能因为情节的叙述往往压抑了情绪的展开,作为散文,他力求渗入更多的个人精神经历,总是有意无意探索散文笔调,他似乎一直在努力从被动的叙事写景中解脱出来,追求一种潜动的神思。以瞬息即逝的感触,从被动的接受外

部信息化为主动的驾驭。例如,以家乡风味的海来揭示主人公的命运和心灵:

那海很大,看不到边。

他见母亲常望着大海遐想。母亲背衬蓝天碧海,临风伫立,像一座雕像。他被母亲的形象感动了。因为父亲在水一方,母亲才望眼欲穿。每一片风帆,每一次潮起潮落,都牵动母亲无涯的思念。那风,那潮,也给他带来了梦幻……直至有一天,高幡悲歌,纸船轻舟载着番客阿爸魂归故里,他才看透大海的薄情寡义。于是,他挥泪作画,把心中的悲郁化作笔底的惊涛骇浪。

“海哭了!……”母亲看他的画,似懂非懂:“孩子,不能怪海。海是宽阔无边的。”

“海哭了……不能怪海”,这样的话语,概括力很强的,挺有才气的,可能是来得太轻易,他并不太珍惜,往往浅尝辄止,人物复杂的命运转移了笔力。当然更为成功的是,另外一种风格,可以初见崇武的印象为代表:

天刚破晓,海上航标灯在曙明时分悄然淡出,海岸线的轮廓也已显现出来。老船长举起望远镜,朝海岸看了一会儿,喃喃地说:“到崇武了!”我也举起望远镜,搜寻着崇武。

海上有一层轻纱似的薄雾,朦朦胧胧,我看不真切,稍顷,忽然看见了一条长长的城墙,雾霭中,城墙忽隐忽现。

我惊呼道:“崇武是一座城!”

老船长说,历史上崇武人民凭借坚固的城墙,曾多次抗击过倭寇。戚继光和郑成功都到过崇武,史书上有记载。

抗战时，日军曾两度从海上登陆，践踏崇武。其罪恶行径，古城可以作证。

老船长是惠安人，他的家乡距崇武仅只十余里。崇武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足以委身的海港，也是一座崇尚武备的城堡。

听老船长这么一说，我再次举目眺望，崇武已经远去，隐入阳光明媚的海平线。

从此，我记住了崇武。

洪群式的才气在这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示。不单纯是用眼睛观察，而是用心感受。汉语里“心眼”这个词真是太深邃了，眼睛是长心上的，眼睛看到的，不过是心感到的线索。动人不在景观，而在心灵的微妙的变动。内情与外感的不同就在于外感是静态的，而内情是变动不居的，所谓动情，感动，触动，动心，情动于衷，都说明情感以动为生命，然而内情之动，又是潜在的，不如外感之显然，抓住抓不住，就是才气的考验了。抓住了，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这话有点老套，但是，老套正是千百年来艺术家的心血的结晶。要让心灵主动地驾驭景观，在心灵微妙的心灵活动展示景观，谈何容易！就是洪群也是经历了差不多30年，才似乎漫不经心地达到了这个境界。这就是艺术之所以被某些大师称之为灵魂的冒险的原因。我想洪群，在这一点上，慷慨付出数十年的心血，当然比我有更多的体会。

2009.11.10

目 录

巴金生命中的明灯	(1)
高山流水	(5)
园坂,诗人的家园	(14)
一个医生的长征	(18)
茅盾关于鲁迅电贺长征胜利的一封信	(24)
念佛不忘救国	(28)
怀念虞愚	(32)
守望家园	(35)
妞妞的一瓣心香	(41)
汪毅夫:学者的品质	(45)
相知廿载识鸿儒	(53)
走近刘再复	(67)
归梦春来	(71)
望厦老人	(77)
乡情深深深如许	(82)
香港著名作家颜纯钧	(86)
朱天顺	(94)

黄河故道一园丁	(98)
一字师	(104)
从田野上走过来的学者	(107)
西望唐山	(114)
陈老师	(119)
遥远的歌声	(123)
岁月的痕迹	(126)
追写遗梦只添愁	(131)
北角阿婆	(135)
闽南奇女子倪端仪	(138)
海上女杰	(149)
又见归帆	(154)
追忆流年	(158)
斗 笠	(160)
在水一方	(162)
阿 珍	(165)
芳草泪	(168)
宁夏女儿	(171)
在县医院的日子里	(176)
雨 夜	(179)
飘落的菩提叶	(183)
红蝴蝶	(186)
牵 手	(189)
担水佬阿饮	(192)
花轿的故事	(194)

夜壶七	(197)
黑牡丹	(200)
锣 婢	(204)
消花轶事	(207)
桃色新闻	(209)
怨妇沉冤	(212)
崇武走笔	(215)
岭南游踪	(223)
守望草原	(229)
牧民阿石楞	(232)
傣家四月天	(235)
夜宿葫芦岛	(238)
虎啸梅花山	(241)
马六甲的黄昏	(244)
附录 洪群的人与洪群的文	颜纯钧 (247)
后 记	(253)

巴金生命中的明灯

又是一个暖冬,11月25日,阳光照进巴金洁净的病房,暖洋洋的,格外温馨,更有许多鲜花绽放着瓣瓣心香。——巴老今天平静地度过他101岁的生日。

女儿坐在他身边,用她那双小手梳理父亲那一头闪光的银发,她轻声地告诉父亲,人们是如何地热爱他,为他牵挂,为他祈祷,为他祝福。

白衣天使喜盈盈地来回走动,忙忙碌碌,脚步轻轻、轻轻……

她们的脚步声是巴金所熟悉的,如同他们青春的笑声和絮絮细语,透露着无微不至的关爱。

也许,此刻的巴金在冥冥之中又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多么亲切的青春的脚步声!

也许,他恍如听到自己遥远的走过一个世纪的脚步声,听到自己青年时代的蹒跚足音。

是的,青年巴金喜欢旅行,他经常采用旅行记形式记录他的旅途生活、见闻和感想。不过,他的旅行并不是因为喜欢名山大川,而是出于友情的牵挂。他曾经说过,“友情是生命中的明灯”。可以说,他的每一次远行都是为了寻找和点亮他“生命中的明灯”。

上个世纪 30 年代初,巴金曾 3 次来到泉州探望朋友,在闽南这片童话般的土地上留下他青春的足迹。

巴金第一次到泉州是 1930 年八九月间。比他先期归国的留法同学吴克刚,已经在泉州黎明高中当校长,他多次写信给巴金请他去过暑假。巴金想去看看朋友,“和他们在一起度过几天快乐的时间”,就从上海坐轮船到厦门,他在厦门逗留 3 天,看望那里的朋友,然后才欣然地去泉州黎明高中。吴克刚让他和自己一起住在木楼宿舍里,朝夕相处,何不快哉!

黎明高中设在武庙(关帝庙),“这个学校也是一座旧庙宇改造的,外面是广场,两株大榕树立在阴暗的大背景里,两大堆茂盛的绿叶在晚风里摇动”(巴金:《电》)。

巴金在黎明高中住了一个月左右。这里优美的环境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学校附近公园里有几株龙眼树,正是龙眼熟了的时候,我有时到大街小巷闲走,有时和两三个朋友逛公园;更多的时间则用来写短篇小说,或者做翻译工作……偶尔也坐在办公室帮忙一点杂事”(巴金:《关于〈春天里的秋天及其他〉》)。

在这里,巴金不仅得以和老朋友吴克刚、卫惠林重聚,而且还结识了陈范予、叶非英、郭安仁(丽尼)和林憾庐,“他们都是献身于教育理想的人”。巴金的到来,深受他们的欢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巴金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在十二年前那个南国的秋天里,我们在武庙的一个凉台上喝着绿豆粥,过了二三十个黄昏,我们望着夜渐渐地从庭前两棵大榕树繁杂的枝叶间落到地上,愉快地谈论着当前的社会问题和美丽的未来的梦景。”(《南国的梦》)

在这里，与巴金有过交往的还有黎明、平民中学的教师鲁彦、陆蠡、吕骥、张庚、诸侯、静川、伍禅、吴朗西、杨人梗和梁披云等人，他们有的是作家，有的是作曲家、戏剧家，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教育家，都是著名的文化人。更可贵的是他们作为巴金的知交，是烛照生命的“明灯”相辉映的挚友。

1932年和1933年春夏之间，巴金又接连两次来到泉州。他仍然是从上海买棹南下，先到厦门会友，再去泉州小住。其时吴克刚早已离开泉州，丽尼和鲁彦也不在了，他在黎明高中的朋友不多了，所以他住到设在文庙的平民中学去，与主持校务的叶非英连床夜话，对这个被称为“耶稣”的“殉道者”才有了较深的了解。不过这两次逗留时间都很短，多则10来天，少则7天，为此巴金不无感到遗憾。

巴金在三访泉州的短暂时间中，除了看望朋友故旧和写作之外，他还走出去搞社会调查：他调查黎明高中与平民中学的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军阀陈国辉的斗争；到泉州郊区的延陵村、清濛村去感受农村的生活气息；去浮桥外的高山村，探访一个被封建婚姻逼疯了少女……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闽南的工运、农运和学生运动，为巴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丰富的题材；而他三访泉州探望朋友的心路历程，更是他十分珍惜友情的写照。他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星》，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之《电》；散文《南国的梦》《黑土》，散文集《怀念》《随想录》的诸多篇章，都是以闽南为背景并取材于闽南（主要是泉州）的杰作。他的朋友往往成为他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原型，巴金曾说过：“我可以说《爱情三部曲》里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

巴金因了朋友遂有南国之旅，又因为亲炙闽南的土地而深深地热爱她。“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可惜非常短促)就在那块土地上度过的。”“我的脚两次、三次重踏南国的红土，我老实说，当那鲜艳的红土地在无所不照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时，我真想像《东方寓言》里的赫三跪下去吻那可爱的土地，我仿佛是个游子又回到慈母怀中。”

时隔半个世纪，1981年泉州市在黎明高中的旧址创办黎明学园，巴金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复信黎明学园园长盛子怡先生，表示支持，并着手整理、挑选他作品的各种版本藏书，赠送黎明学园。而他正是在亲自挑选藏书时，跌倒在书架前摔伤的。

1984年，旅居澳门的梁披云先生亲率其宗亲返里，在黎明学园的基础上，创办了黎明职业大学。梁披云乃巴金老友、著名教育家、全国政协委员。4年后，1988年8月，黎明大学创建了巴金研究所，出版《巴金研究》杂志和《巴金研究丛书》，并主办了一期国际巴金学术研讨会。巴金获悉黎明大学的学术建树，十分欣慰，并源源不断地捐赠他的藏书，以示支持。也就在这一年，巴金派他的女儿李小林和女婿祝鸿生来到泉州，访问黎明大学，与其说李小林、祝鸿生的泉州之行系考察性的学术活动，不如说他俩是来寻访父亲的足迹，圆了巴老睽违半个多世纪的“南国的梦”。

今天虽然巴老的足音缓缓远去，但是他生命中的明灯永远照亮我们的心！

高山流水

历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主席的著名作家何为，曾经带着深情跟我谈起过评论家罗荪，因为罗荪的一篇文章帮助他越过了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坎坷。

195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何为的散文《第二次考试》。作品讲述一位音乐教授悉心爱护天才学生的故事，发表后获得广泛好评，有幸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不料因福招祸，自1958年底开始，在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受到许多报刊的围攻，批判的基调上升到“歪曲现实生活，污蔑党的政策”的高度。那时候，惊心动魄的“反右”运动余威尚炽，“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运动又敲响了开场锣鼓。正当何为哀叹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转机来了，文艺评论家罗荪发表了一篇长达6000余字的评论文章——《评〈第二次考试〉及其批评》，对《第二次考试》作出了公证的肯定，更对当时所向披靡的简单化批评提出了大胆质疑，公然主张必须尊重“艺术的特殊规律”，“检验思想倾向，必须是通过艺术分析”，反对“武断”地乱扣帽子和“无中生有”的粗暴批评。这篇以理服人的文章深得人心，一场文坛风波终于平息，也使得何为摆脱了厄运。

对于这桩文案，朋友们感慨良多。罗荪的一篇文章，固然扭

转不了当时的潮流，但是在那极左风气愈演愈烈动辄得咎的非常岁月中，罗荪作为评论家，敢于为一名脱颖而出的青年作家仗义执言并挑战时风，没有崇高的责任感和非凡的勇敢与胆识，是不可想象的！罗荪在文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能够赢得由衷的敬重，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992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我在北京见到了80高龄的文学评论家罗荪。

罗荪的小女婿、作家边震遐是我的挚友。当时，我所供职的电影制片厂约请边震遐写一部电影剧本。剧本写好之后，我们一赶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一到北京，我就向边震遐说，想同他一起去看望病中的罗荪。

一天下午，边震遐终于邀我一道去看望他老泰山，让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罗荪家住虎坊路，我们从北影厂坐车去虎坊路有好长一段路。罗荪夫人周玉屏和她大女儿祥丽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一进门，阵阵爽朗的笑语声就迎面扑来。这个充满温馨的家，使我自始至终置身于雍容和乐的气氛之中。

罗荪患小脑萎缩有六七年了。他坐在轮椅里，比以往照片的他消瘦了许多，但脸上挂着微笑，安坐无语，静听家人谈笑风生。这一次造访，使我意外地得知：原来罗荪与巴金还是莫逆之交，他俩的友谊令人感动。

打开家庭相册，我看到了好多幅罗荪与巴金亲密相聚和一同出访外国的照片，话题便渐渐集中到了罗荪与巴金的友谊上。此刻，我发现罗荪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很专注地听着，偶尔也插话，一句半句的，虽然口齿不太清楚，可是思维清晰，有时当我向